

美國印太戰略對中國大陸海權戰略競合之研究

The Study of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itime Power and Strategic Coopetition

著者／林奇輝 Lin, Chi-Hui、錢尹鑫 Chien, Yin-Hsin

提要：

一、中國大陸海權發展快速提昇，並運用強勢的海軍實力與灰色地帶策略壓迫印太國家，建構在印太海域的有利戰略態勢，更利用南海島礁的連結，以點線面擴張制海範圍，重塑地緣政治的秩序與控制海洋的主導權。

二、域外勢力基於本身的相對自主需求積極涉入印太海域，揭示國家對外的行動成本與期望報酬的差異，並呈現出有限敵意下的戰略競合，以獲取本身優勢的相對收益，實際上也就是合理估算他方行為，進而為己方行為做出合理選擇的動態過程。

三、中國大陸海權發展的相對收益以及海洋戰略競合的實質意涵，不再是侷限於傳統非友即敵的「二律背反」思維，而是以海軍戰略與海洋事務領域的綜合途徑來達到國家目標，逐漸成為複雜的多方非零合的雙層賽局。

關鍵詞：海權、印太戰略、相對自主性、區域安全複合理論

Abstract:

1.China's influence at seas has been growing at a rapid pace, utilizing the might of naval forces, and operating in the grey zone as the instruments to actively create an advantageous strategic posture over other nations in the contested Indo-Pacific region. China is also extending and enforcing its actual control of maritime territories by effectively connecting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s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are observed as an attempt to reshape the international rule-based order and claim regional hegemony.

2.In pursuit of the operational needs and freedom of autonomous decisions, foreign stakeholders are also establishing footholds in the Indo-Pacific. Operating at the variety of costs, these nations are hoping to maximize the margins of gains while minimalizing effects of adversarial encounters with other parties. The inevitable competi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eventually dictate the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encourage calculations of potential competit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est driven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3.Th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of growing Chinese sea power indicate that all stakeholders are no longer adapting the conventional binary "friend or foe" scenario when it comes to work with other nations. The current trend will continue to allow occurrences of similar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desire to achieve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 by employing naval force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maritime affairs has become a new norm in the complex multilateral non-zero dual-layer game.

Keywords: Sea Power, Indo-Pacific Strategy, Relative Autonomy,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壹、前言

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近年海權與海軍實力不斷增長，藉由各種方式不斷對外擴張，以至於引起印太海域周邊國家的安全疑慮，主要利害關係國，如美國、印度、澳洲和日本等需務實地面對崛起的大陸，域外勢力現在也正正面臨著應對印太地區權力競合的戰略選擇與操作，這也反應該地區不斷上升的地緣政治與經濟重要性。其次，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和歐盟逐一宣布在印太地區各種具體的戰略來支持他們本身的利益，歐洲面對來自大陸在印太區域的海上挑戰，歐洲國家發現很難平衡該地區的國際秩序、海上穩定、本身安全需求與經濟利益。¹ 因此，其涉及範圍廣泛且深遠，各國無不重視。

印太戰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FOIPS）為當前國際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重心，而大陸的海權擴張引起周邊國家警戒，大陸在海洋綜合領域的發展與規劃，呈現多面向的戰略考量，彼此環扣交互運用，積極建構海洋事務領域各層級的有利態勢，為海洋戰場經

營做先制性的準備。如今美國印太戰略對大陸的海洋戰略競合，是否預示著大陸海軍戰略的挑戰與報酬？如果追求海洋霸權是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的標誌，這是否意味著大陸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其海權發展戰略目的為何？而其對周邊國家的戰略競合又將如何呈現？諸多問題殊值研討。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於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印太海域海權發展與海洋戰略預做準備，以及瞭解大陸在有限敵意的權力動態中，國際社會戰略競合的操作手法與發展趨勢。

二、印太戰略與印太國家的海權發展

（一）印太國家的海權與戰略

近年來世界強國在印度洋的活動越趨頻繁，尤其大陸正在改變當前印太區域的安全平衡動態，引起印太國家對強國海軍軍力延伸的安全疑慮，以及加速本身的海權發展與海軍戰略，並加強對於印太戰略的重視與參與力度，本文分述如下：

1. 調整印太海域的戰略部署

近年來印太區域各國海軍兵力快速發展，目前已有五國擁有航空母艦（如圖一），而印太國家海軍戰略亦從近岸防禦

1 David Scott,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Indo-Pacific Maritime Order," Issues & Insights, Vol. 21, WP13, September 2021, pp. 1-4.

逐漸邁向近海防禦，逐步建構海軍軍力，不僅在數量方面，而且在品質方面亦有提升，以面對印太海域的各項外在威脅。同時，美軍精準且具有戰略威懾的打擊能力，對印太國家亦形成重大威脅，除了因應大陸海軍的威脅之外，尚需考量美軍隱藏性的戰略威懾。

圖一：各國航空母艦部署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蘭加納·特瓦裏 (Suranjana Tewari)，〈「AUKUS」：澳英美新協議如何改變印太地區的權力平衡〉，《BBC中文網》，2021年9月19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8593642>〉，檢索日期：2024年12月12日。

2. 採取適當的避險策略

部分印太國家，國內外情勢並不理想，國內時常發生叛亂與恐怖行動，全球氣候災難屢屢考驗政府治理職能，與鄰國領

土領海爭議常有干擾性突擊，另外還有軍事武力強大的大陸，對於爭議地域態度強硬且有強大的核武威懾。然而，基於政治、外交與經濟等需求，大部分國家不願意與大陸正面為敵。以印度為例，大陸目前仍是印度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占總量16.2%，超過排行第2的美國5.4%三倍以上，更是印度主要實體貨物來源。尤其當下變異病毒肆虐，必須自大陸進口醫療設備、公衛與民生用品，因此不得不採取適當的避險策略，藉擴大雙邊經貿往來緩和緊張局面。²

3. 多邊演習與盟邦軍事合作

傳統觀念上印度長期視將印度洋為其「後院」，是印度的海洋，而這種觀念已逐漸讓印度的政治菁英凝聚成為集體共識與國家目標。印度洋除了是印度國家發展、經濟貿易與軍事安全的重要對外通道之外，甚至在其他諸多領域都突顯印度洋的重要性。印度對於大陸近年的海權擴張自然感到強烈威脅，因而試圖提升與他國在印度洋上的軍事部署。印度目前除增加麻六甲海峽出入口安達曼尼可巴群島 (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2 孫家敏譯，〈美印深化合作 維護印太和平穩定 (上)〉，《青年日報》，2021年7月20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26618&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年11月15日。

的海空軍部署，並向美國購置海上遠程巡邏機，也分別與區域外國家如日本、美國、澳洲及俄羅斯，舉行雙邊或多邊海上演習，以強化對大陸海軍擴張的嚇阻。

此外，來自大陸的「反介入 / 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威脅，迫使美軍航空母艦避退至第一島鏈之外，美軍需要有效地反制大陸「反介入 / 區域拒止」的能力。2021 年 6 月美國核子動力航母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率領海上打擊群，在南海地區進行操演；英國一支航母海上打擊群也於同年 8 月在菲律賓進行演習，印度海軍表示，印度戰艦在其部署活動期間，加入美國、日本與澳洲在關島海域的聯合戰爭演習訓練。因此，印太國家一方面壓制大陸在印太地區的威脅，另一面連結區域內國家的合作，既打擊又聯合的雙向戰略目標，建構多邊演習與強化抗「中」的集體組織與實質作為。

（二）印太戰略對印太國家海權發展的影響

大陸強勢崛起與南海填礁造島，對美國形成重大挑戰，另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廢除任期限制，則形成美國重大隱憂，因此，藉由印太戰略圍堵大陸仍是最佳選項，其具體作法分述如後：

1. 藉聯合軍演擴大海權掌握

美國須在印太海域與區域盟邦合作，提供高科技通訊裝備加速其網狀化建設，提高所有構聯單位海上傳輸效能，以建立盟軍共同作戰圖像，使小規模海軍編隊得以發揮更大的戰力。³ 其次，印太國家陸續與美國實施軍事演習，澳洲「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聯合軍演，2021 年參加國家計有美國、加拿大、英國、紐西蘭、韓國、日本等七國，且法國、印度、印尼以觀察員身分出席軍演，演習科目涵蓋陸地、兩棲作戰與海空聯合作戰等，⁴ 藉此強化與各國聯合作戰能力。另外尚有美菲「肩並肩」（Balikatan）、美印「老虎凱旋」（Tiger Triumph）以及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聯合軍事演習等，圍堵大陸海權擴張意圖明顯。聯合軍事演習意涵不在於兵力多寡，而是聯盟的意義與效能，印太國家藉由聯合軍演鞏固自身原有的海權

3 米契著，盧福偉編，蕭光霽譯，〈小規模海軍在網狀化作戰中有何作用？〉，《軍事轉型與戰略：軍事事務革新與小國》（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11 年 8 月），頁 198-199。

4 〈多國聯合軍演「護身軍刀」7 月中旬啟動 南韓將首度參加〉，《自由時報》，2021 年 6 月 28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584444>〉，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3 日。

與驗證海軍戰略想定，美國則是擴大海權的掌握，以及維護在印太海域的海上貿易、海上交通線與海洋霸權。

2. 共同對抗大陸海軍的侵略

澳洲、新加坡、日本及南韓，都不具備空中遠程打擊能力，尤其是空中核子遠程打擊能力，這意味著在必要的時候，美國仍能扮演印太地區各盟國所公認的盟主地位。⁵而美軍也正在指揮管制、遠征後勤、盟友互通、部隊現代化等領域，長期投資軍種與各項協議，使其遇緊急事態可快速由競爭轉換至衝突應處。⁶其次，軍事聯盟的目的之一即在於分擔戰爭引爆的風險，透過共同的抗「中」政策吸收美國先進的軍事科技與海軍戰術戰法，從而在戰略戰術演進與軍事工業自主能量得到發展，並在軍事議題上拉攏他國，建構國際話語權與支持度，以嚇阻大陸在印太海域的擴張性戰略行動。

3. 藉由其他領域來維持平衡

2022 年在處理俄烏戰爭的議題上，則可看到美國非但要求大陸，不支援俄國軍事武力之外，並共同譴責與抵制對俄貿

易。顯見，美國長年倡議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的普世價值，仍是框列在更高國家利益的頂層架構之下。其次，友邦國家也在平衡「中」美關係，印太國家基於本身國家利益所需，在地緣政治上必須面對與大陸的關係，各國的雙面操作與雙重標準，旨在追求權力動態中的相對收益。例如：2017 年印度在洞朗（Donglam）製造領土衝突事件，一方面藉此向美國要求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逼迫大陸在海洋議題的讓步與遲滯海權擴張。對印太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目前仍高度依賴大陸，軍事上也有需維持形式和諧的必要，為謀求軍事安全與經濟紅利是否願意破壞美「中」任一方的表面和諧，恐有待驗證。在軍事對抗之後，印太國家必須想方設法藉由其他領域來維持平衡，彼此「合而不同、鬥而不破」方能獲取最大利益。

三、中國大陸在印太海域的海權擴張與挑戰

（一）中國大陸在印太海域的軍事擴張

隨著大陸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加，大陸「理應」在印太地區擁有更多的

5 許劍虹，〈AUKUS 不為人知的戰略意義：對意圖介入印太的各方勢力實施「雙重威嚇」〉，《關鍵評論網》，2021 年 10 月 15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7300>〉，檢索日期：2024 年 12 月 28 日。

6 Brandon J. Archuieta and Jonathan I. Gerson 著，袁志中譯，〈Fight Tonight: Reenergizing the Pentagon for Great Power Competition〉，《國防譯粹》，第 48 卷，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頁 88。

空間，來滿足現階段國家發展與民族主義需求，⁷ 因此，對外的擴張性政策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大陸在印太海域的軍事擴張，本文析論如下：

1. 以海軍實力壓迫印太國家放棄原有的秩序與主張

以往大陸由於海軍軍備不佳，導致戰術戰法與對外行動相對受限，海軍只能從大陸沿岸進行防衛性的海岸軍事行動，隨著經濟發展與國防工業進展，海軍戰略從「近岸防禦」逐步延伸至「近海防禦」乃至於「遠海護衛」。⁸ 後續 2018 年大陸的海上閱兵，習近平喊話表示「堅定不一加快海軍現代化進程，努力把人民海軍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軍」。習近平認為海權和國家偉大復興緊緊相連，在他加快「建設現代化海軍」之要求下，習近平聽來就像是馬漢的忠實信徒，⁹ 顯然，大陸已然著重於海權的發展。

近年大陸海軍首艘 075 型兩棲攻擊艦的服役，進一步突顯大陸發展中的兩棲能力，在跨海模擬演習中，將不同類型的戰車與軍用卡車裝入民船內，也運用民用渡輪改裝用於軍事上的兩棲作戰，這種方式為共軍提供一種潛在的快速和廉價的方法，大幅提升其兩棲作戰能力。¹⁰ 其次，大陸第三艘航母下水，使其海軍將擴大在印太海域的軍事行動範圍，且所有跡象表明第四艘、第五艘，甚至可能第六艘航母，都將繼續保持這種進展。¹¹ 第三，大陸透過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藉人道救援、海洋科研調查與打擊海盜深入亞丁灣（Aden），引起周邊國家的地緣憂慮，並針對可能戰爭區域展開戰爭邊緣的消耗心理戰，其「拉滿弓、不射箭」的軍事部署與心理威懾操作，¹² 使得其所倡議的世界新秩序將逐漸

7 Yun Sun, "China's Preferred World Order: What Does China Want?," PACNET, NO. 62, September 21, 2015, p. 1.

8 謝游麟，〈大陸海軍戰略轉型之意涵與影響〉，《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1 卷，第 3 期，2017 年 6 月 1 日，頁 33-48。

9 John H. Maurer 著，李柏彥譯，〈American Sea Power Project: Classic Works on Sea Power Have Enduring Value〉，《國防譯粹》，第 48 卷，第 11 期，2021 年 11 月，頁 56。

10 Conor Kennedy, "Ramping the Strait: Quick and Dirty Solutions to Boost Amphibious Lift," China Brief, Volume 21, Issue 14, July 16, 2021, pp. 24-29.

11 法廣，〈華日：衛星圖像顯示中國最先進的航母即將下水 美軍稱中國現已是全球最大海軍〉，《RFI》，2022 年 6 月 3 日，〈<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20603-華日-衛星圖像顯示中國最先進的航母即將下水-五角大樓稱現已是全球最大海軍>〉，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5 日。

12 辜樹仁、史書華，〈中共軍機擾台常態化！習近平「拉滿弓、不射箭」目的是什麼？〉，《天下雜誌》，2021 年 10 月 12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8491>〉，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5 日。

形成「新常態」，進而使印太國家不得不放棄原有的秩序與主張。

2. 運用「灰色地帶」達成戰略目標

大陸以創新方式運用軍隊和準軍事設備，有效採取「灰色地帶」（Gray Zone）作法，¹³ 首先，在海軍戰術方面，大陸積極運用海警船舶、海上民兵及偽裝機漁船，在東海與南海海域擴張勢力、奪取漁場及情報蒐集等工作。其次，大陸於2021年1月22日正式通過《海警法》，這是大陸第一部關於海警所正式公布的法規，內容強調提升執行效率與應急制變能力，讓海警依法有據。《海警法》戰時或緊急狀況時，立刻轉換成大陸海軍預備隊，保持靈活彈性運用，隨時待命投入防衛作戰任務。第三，對於其他印太國家的灰色地帶操作亦不遑多讓，顯然大陸已顯露其意圖，壓迫這些重要夥伴及其他國家，並懲罰其與美國的緊密安全關係，導致印太國家維持關係更為困難。¹⁴

第四，在無形的軍備建設層面，網路空間亦是角力的戰場，來自網路空間的作戰

形式亦已成為對手灰色地帶運用的實際手段，是大國競爭的決定性舞台。中共避免直接軍事對抗，透過大量投資科技創新、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與網路間諜活動，鑽研其作戰方法，並試圖利用已知弱點加以投資發展，企圖以網路影響力，讓美國失去判斷力並癱瘓之。¹⁵ 綜上所述，大陸運用「灰色地帶」從法理、實務與網路空間上著手，逐步發展海權的有利態勢，達成「藍水海軍」的戰略目標。

3. 中國大陸以點線面的連結擴張海權

制海與海上拒止為海權的核心概念，約略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為海洋地理，大陸欲縱橫印度洋，其海外基地不可或缺，而海外基地的選擇則必須從海洋地理環境，配合本身的海軍戰略來做遴選。2017年8月大陸選擇在吉布地（Djibouti）擁有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具美軍基地只有幾哩之遙，可支持大陸海軍護航編隊，而其先進的052D旅洋三型飛彈驅逐艦，正在西印度洋扼制點曼達布海峽（Bab-el-Mandeb）與荷姆茲海峽

13 CSIS, "By Other Means Part II: Adapting to Compete in the Gray Zon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13, 2019, <<https://www.csis.org/analysis/other-means-part-ii-adapting-compete-gray-zone>>, 檢索日期: 2024年11月1日。

14 Rick Maze 著，黃文啟譯，〈Competing in the Indo-Pacific: Army Has Solutions to Eroding US Advantages in Complex Region〉，《國防譯粹》，第48卷，第11期，2021年11月，頁88。

15 Mark Montgomery and Erica Borghard 著，李永悌譯，〈Cyber Threats and Vulnerabilities to Conventional and Strategic Deterrence〉，《國防譯粹》，第48卷，第12期，2021年12月，頁17。

(Strait of Hormuz) 等處作業。¹⁶ 此外，大陸與柬埔寨簽訂「雲壤」(Ream) 協定，此協定是大陸為主導南海至印度洋區域安全架構的重要戰略計畫，大陸使用雲壤海軍基地，將東邊的西沙群島和東南邊南沙群島中七座填沙造島的基地連結為一體，¹⁷ 並串連東南亞各個海外基地，使得其「珍珠鍊戰略」(String of Pearls) 形成網狀戰略部署(如圖二)。另亦可透過海外基地減少對於麻六甲海峽的依賴，降低能源與貿易風險，對大陸海洋戰略帶來極大效益。¹⁸ 顯見，大陸以點連結線，再連結面，建構網狀的相互支援防禦體系，進而將海軍活動範圍由近岸推展至南海、印度洋、非洲與歐洲，而「一帶一路」與「雲壤協定」就是其海洋戰略點線面連結後的具體應用。

第二層為制海思維，大陸建構網狀的戰略部署，便可強化控制印太海域的力度，以及增加戰略縱深與預警時間，除維護其國家領土領海之完整性外，並對南海聲索

圖二：珍珠鍊部署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陳奕成，〈由珍珠鍊戰略探討中共海軍潛艦未來佈局與發展〉，《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0卷，第2期，2016年4月1日，頁92。

國造成軍事威懾，提升在印太海與的實質影響力。以海權的角度觀之，大陸正是藉南海島礁做為海洋戰略載體，遂行其印太制海權之控制，為應處美國印太戰略先機布局。第三層面為保衛海上交通線，2004 年美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首次使用「珍珠鍊」一詞來指稱大陸在印度洋的基礎通道，可能會對美軍在印太區域的能源供應形成潛在威脅，部分學者則認為大陸政府正在不斷擴大其貿易利益，並尋求確保海上貿易供應線不受干擾。¹⁹ 大陸的經濟繁榮與戰略自主，有賴於安全的海上交

16 Louis Bergeron, Nick Iorio, and Jeff Payne 著，王建基譯，〈The US Needs a New Indian Ocean Strategy Now〉，《國防譯粹》，第 48 卷，第 6 期，2021 年 6 月，頁 77。

17 胡敏遠，〈大陸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5 卷，第 1 期，2021 年 2 月 1 日，頁 37。

18 胡敏遠，〈大陸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5 卷，第 1 期，2021 年 2 月 1 日，頁 50。

19 Zack Cooper,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Indian Ocean,"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security-implications-chinas-military-presenceindian-ocean>〉，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1 日。

通線，「中」柬雲壤協定除了連結在南海現有填礁造島的軍事設施，亦能確保海洋利益與保障全球戰略的海上交通線。²⁰因此，以制海與海上拒止的概念論之，大陸以點線面的戰略連結，擴張海權與保障海上交通線乃是國家發展所必須，且是擴張海洋戰略的最佳途徑。

（二）印太國家的態度與域外勢力的介入

當前域外勢力基於本身發展需求也積極涉入印太海域，以求謀取先機，因此，各國無不積極運用海軍力量與制海權，在印太海域建立政治、軍事影響力，以增加未來應對危機的籌碼，分述如下：

1. 印度版的門羅主義

1983 年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提出英迪拉主義，外界視為印度版的門羅主義，內容可概括為印度在南亞次大陸扮演區域安全維護者的角色，既表達印度擺脫殖民遺緒的決心，又表示將其他大國排除出整個南亞地區的願望，希望鄰國不會違背印度的利益行事，或不會成為潛在敵對國家的戰略附庸，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地區事務，使印度能掌控大

陸，稱霸印度洋。²¹因此，印度亟欲積極成為發展中的大國，主宰印度洋。

2. 美日韓微妙的意見分歧

國際政治上做為較小權力的印太各國深怕在美「中」的協議祭壇之中被犧牲，韓戰就是在冷戰期間最明顯的例子，目前南北韓尚處於對立狀態，和平統一仍未見曙光。2021 年 5 月美日韓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北韓核武問題表示共同關切，但分析指美日強調對朝「延伸嚇阻」與制裁的重要性，韓國卻重申維繫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顯示彼此之間出現微妙的意見分歧。²²

3. 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並導入南海事務

大陸向東發展所遇到的最大障礙便是日本與美國，日本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後，美國也順勢將日本導入南海事務，自 2015 年起不斷與南海諸國進行軍事協商，不僅將海上自衛隊的運用合理化，並藉以強化美軍在亞太海域的軍事存在。當今美國的國力無疑位居世界首位，且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而日本的海軍實力亦不容小覷，從軍事角度來看，大陸若以武力強行突

20 胡敏遠，〈大陸在柬埔寨建構海外基地的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5 卷，第 1 期，2021 年 2 月 1 日，頁 50。

21 李思嫻，〈日印全球夥伴關係下的印太戰略思考〉，《歐亞研究》，第四期，2018 年 7 月，頁 57-66。

22 施施，〈美日聯手延伸嚇阻 韓國只想和平〉，《中時新聞》，2021 年 5 月 2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502000364-260119?chdtv>〉，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8 日。

破，必須仔細考慮勝率，日本由於地處遠東，受到大洋的天然屏障，若動用武力，其所能影響的範圍與資源會受到顯著限制，這些因素的計算也極為複雜，因此，是否符合大陸的戰略利益，還需要慎重評估和深思熟慮。

4. 澳洲在印太海域的積極心態

澳洲近年面對大陸影響漸深的經濟效應與海洋戰略威脅，澳洲亟欲突破當前大陸所規制的地緣戰略格局，且澳洲也有向外發展的需求，澳洲與東協在 2021 年 10 月 27 日視訊舉行首屆雙邊領袖峰會，同意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澳洲前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提撥 1.54 億澳元（約新臺幣 32.79 億元），投注於東南亞區域的健康、能源安全、反恐、打擊跨國犯罪與提供獎學金等事宜。²³ 澳洲與大陸的海洋戰略發展，逐漸走向半明朗的對抗關係，但敵意是有限的，而此無不彰顯印太國家對於大陸海權發展的隱憂。

5. 英國傾向多邊及雙邊夥伴關係

在經濟發展的歷史上，英國的角色曾是

「世界的工作室」，大陸現在是「世界工廠」的角色，為提升工業生產力與保障對外貿易，以海軍來保護海上交通與貿易船舶，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英國與印太地區貿易總額約占其總貿易 17.5%，直接投資則約為 10%，英國在印太地區的優先事項聚焦經濟、安全及共同價值觀，透過工程、技術發展的經濟發展導向模式，將重新定位市場機制。然而，英國受限於地緣環境，英國傾向與他國建立多邊及雙邊夥伴關係網絡，以維持全球戰略態勢，重新尋求地緣政治利益。²⁴

6. 法國展現出重返印太的企圖心

2019 年 4 月法國巡防艦「葡月號」（Vendémiaire）通過臺灣海峽時表示每年平均「經過」（Transit）一次，2021 年 10 月法國再次航行臺灣海峽時則使用「存在」（Presence）乙詞來描述，透露出法國是印太地區行為者的主張，也有助於重振其他國家對法國的信心。²⁵ 而法國展現出重返印太的企圖心，不只派遣軍艦重返南海，還在 2018 年 8 月 26 日首度以 3

23 王能斌，〈澳洲、東協允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青年日報》，2021 年 10 月 29 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56916&type=international>〉，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8 日。

24 黃惠華，〈英版印太戰略 布局全球影響力〉，《青年日報》，2021 年 11 月 25 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64079&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 年 9 月 29 日。

25 洪瑞閔，〈法國的印太戰略進入「實力展示」之階段〉，《國防安全研究院》，第 241 號，2021 年 10 月 21 日，〈<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209&typeid=32>〉，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29 日。

架颶風 B 型戰鬥機、1 架 A400 運輸機、1 架 C-135FR 加油運輸機以及 1 架 A310 行政專機，組成空軍編隊造訪昔日殖民地越南，法國表面上看似協助美國執行自由航行任務，實則是向美國展示自己對亞洲還有不可輕忽的影響力。

7. 德國版的印太戰略

2020 年 9 月德國發布《德國 - 歐洲 - 亞洲：共塑 21 世紀，印太地區準則》（Leitlinien Zum Indo-Pazifik），號稱德國版的印太戰略，內容揭示德國印太政策的目的之一即是擴展海外市場、為德國企業尋求新的貿易空間以及對抗大陸的威脅，而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更表示：如果我們不更加積極，其他人將為未來制定規則，勢必將衝擊經濟、政治與安全政策。²⁶ 顯見，德國基於本身貿易需求而積極再次成為全球議題的主要參與角色。

綜上所述，對於印太地區域外國家基於各自的戰略需求，皆有積極參與的必要性，在政治、經濟與軍事層面，企圖開創有利態勢，掌握海權、先制布局。

（三）中國大陸海權擴張所面臨的挑戰

印太國家外顯行動的背後，隱藏國家主體單元之間的「安全化」需求，且其對外的戰略競合往往是追求合理報酬與避險的理性抉擇，因此而相互聯合與圍堵大陸的崛起，析論如下：

1. 美國聯盟圍堵大陸發展

大陸海軍東向海權擴張進入太平洋的唯一二路徑，即是向臺灣北部穿越宮古海峽，但是日本海軍較為精銳，容易遭受美日聯合海上封鎖，難度較高；另一條路徑則相對容易，就是臺灣與菲律賓之間的巴士海峽，同時巴士海峽也是封鎖臺灣、反制美日聯軍必要的戰略部署，每年美菲在巴士海峽的「肩並肩」軍事演習，也就是為了反制共軍在南海的軍事部署。而西向則面臨到印度的海上發展，依據印度海軍的規劃，未來該航母將部署在印度東海岸的新海軍基地，做為印度海軍東部艦隊的指揮中樞和印度東進戰略（Act East）的重要支撐點。²⁷ 因此，基於海洋戰略與海權發展，印度在印太戰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建構四方對話的重要圍堵支點。

26 黃惠華，〈德版印太戰略 抗衡大陸威脅〉，《青年日報》，2021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419366&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8 日。

27 陳羽、任一林，〈印度首艘國產航母即將服役〉，《人民網》，2022 年 5 月 24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2/0524/c1011-32428992.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8 日。

2. 大陸海軍科技與性能仍落後於美國

首先，大陸在軍艦數量上佔有些許優勢，但噸位卻遠比不上美國，美國阿利伯克級驅逐艦（Arleigh Burke Class Destroyer）近萬噸且有 70 多艘，大陸萬噸驅逐艦 055 型不到 10 艘；航空母艦差距更是巨大，噸位攸關戰鬥機與彈藥的數量與戰鬥力，美國在航母噸位上佔據絕對優勢。²⁸ 其次，美海軍沒有柴油潛艦，其核潛艦維吉尼亞級 17 艘、海狼級（Seawolf Class）3 艘、洛杉磯級（Los Angeles-class Submarine）29 艘與俄亥俄級（Ohio-class Submarine）4 艘，其中俄亥俄級潛艦取消彈道飛彈，而是配備戰斧巡航飛彈，一共可以攜帶 154 枚；而大陸的 55 艘潛艦中有 49 艘是柴電潛艦，這意味著其潛艦部隊還是以近岸防禦為主，無法進行遠洋作戰。²⁹ 最後，美國積極研發無人載具，「美杜莎」佈雷系統

（MEDUSA）屬中級水下無人載具，能夠在潛艦上方部署進攻型水雷，並具備發射魚雷能力，且可承載重型武器，可用於威懾共軍艦艇。³⁰

3. 武裝衝突不符合當前利益

大陸的對外貿易大部分是來自於海上運輸，而維護海上交通線就是大陸生存發展的生命線。³¹ 大陸所推行的「中國製造 2025」戰略目的，在於將國家投資與其他形式的支援，導向國有企業與十項技術密集戰略產業中的私人企業，將其培養成具全球競爭力的「國家冠軍企業」。大陸希望所有核心組件與材料的製造能力於 2020 年達到 40%，於 2025 年達到 70%，³² 為達此目標海上貿易與海上交通線就是不得不發展的重點。然而，大陸意圖單邊改變區域安全秩序的意圖，卻不斷升高潛在衝突的可能性，大陸海軍軍力持續擴張帶來的灰色地帶操作、意識形態與

28 〈中國海軍在哪些方面落後美國海軍〉，《騰訊網》，2021 年 6 月 17 日，〈<https://new.qq.com/omn/20210617/20210617A0DQLE00.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9 月 8 日。

29 〈中美海軍實力對比，水面艦艇中國已經趕上，落後的是在水下和空中〉，《網易》，2021 年 4 月 5 日，〈<https://www.163.com/dy/article/G6QFDA8V0515CILV.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9 月 8 日。

30 據美國媒體《富比士》（Forbes）報導，MEDUSA 即「可消耗性無人潛艇佈雷系統」（Expendable Delivery Unmanned Submarine Asset）的簡稱，在海軍新的研發預算中，被描述為一種中等級別的無人水下載具，能夠從潛艇上部署進攻性水雷，還具有發射魚雷的能力，不僅射程遠、還能夠承載重型武器，未來有可能攜帶其它先進武器，以滿足額外的任務需求。陳成良，〈威懾中國艦艇 美海軍打造「美杜莎」佈雷系統〉，《自由時報》，2021 年 7 月 7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595234>〉，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3 日。

31 宋吉峰，〈大陸南海填海造島戰略意涵〉，《海軍學術雙月刊》，第 50 卷，第 1 期，2016 年 2 月 1 日，頁 84-88。

32 Steve Tsang and Olivia Cheung 著，李永悌譯，〈Uninterrupted Rise: China's Global Strategy According to Xi Jinping Thought〉，《國防譯粹》，第 48 卷，第 6 期，2021 年 6 月，頁 66。

認知作戰，以及歷史遺緒衍生的矛盾衝突等因素，更使的印太各國海軍兵力整建逐漸朝向軍備競賽的方向。

4. 從陸權國家轉型為海陸兼備的雙重挑戰

大陸面對的周邊國家的安全問題，不僅是印太海域，另外還有來自陸地周邊國家的壓力，尤其是印度。首先是邊界問題，陸印邊界全長約二千公里，有爭議的界線就長達一千七百多公里，而且大多未正式劃界，³³ 基於民族主義的包袱與戰略安全的需求，雙方皆有「寸土不讓」的必要，加劇談判的難度。其次為西藏問題，印度將西藏視為其國家安全的屏障，抗議大陸使用武力處理西藏問題，並呼籲大陸允藏人自治，大陸表示西藏問題是其內政，不允許任何外國干涉，在大陸統治下的西藏經常發生抗暴事件，為兩國關係埋下隱憂。³⁴ 其他尚有與爭奪越南天然資源的爭議，漁業資源分配將引發有限資源的緊張關係。³⁵ 而南海的天然資源除了石油之外，可燃冰（天然氣水合物）儲量豐富，可燃冰被視為石油、天然氣的最佳替代能

源，南海的開發潛力相當巨大。³⁶

在海權方面，美國為遂行全球海洋戰略與維護既有的海權利益，不斷地在印太海域從事「代理人戰爭」，反對大陸「海警法」、「海上交通安全法」與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等作為，直接、間接與大陸從事對抗行動。因此，大陸面臨的是來自於陸權與海權的雙重競爭，而最難處理的問題是，如何在這競爭中多方兼顧，並找尋適合的轉型途徑，這也考驗著大陸高層的戰略定力，如何從傳統陸權國家轉型為海陸兼備的兩權實力國家，是維繫陸權實力與增強海權實力的雙重挑戰。

綜上所述，大陸海權擴張所面臨的挑戰不若表面單純，除了軍事、科技之外，尚有國際政治與軍備武器的整體考量，以及陸權與海權轉型兼顧的雙重挑戰，考驗大陸高層的智慧與手腕。

四、中國大陸在印太海域的戰略競合與發展趨勢

（一）印太戰略下的有限敵意與戰略競合

大陸海權發展與海軍軍力快速增長，對

33 張敏秋主編，《陸印關係研究 (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65。

34 過子庸，〈印太戰略：陸印競合的歷史沿革與未來觀察〉，《展望與探索》，第 17 卷，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98-100。

35 Peter Wood, "In a Fortnight: Food Security and Chines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ecurity," China Brief, Vol. 17, No. 3, March 2, 2017, pp. 1-3.

36 李國強，〈南海油氣資源勘探開發的政策調適〉，《壹讀網》，2014 年 11 月 24 日，〈<https://read01.com/jNyQan.html>〉，檢索日期：2024 年 9 月 22 日。

於全球經濟與印太區域海洋戰略已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進而建構自身與印太各國及美國分庭抗禮的條件，而其對外操作手法細膩，常以和戰兩手策略行之，形構出有限敵意的戰略態勢，本文析論如下：

1. 不確定的戰略關係

從美國與印太各國聯合軍演等軍事行動，不難看見美國對「中」的敵對態度。然而，美「中」攜手合作共同應對，網路安全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問題，不僅有利於大陸，而且有利於世界發展，顯見，不一樣的議題有不一樣的處置，也因此而建構出模糊的戰略空間。此外，在印太區域的海權競爭，大陸深知對待他國若單純以軍事力量，強行建構其所欲的印太區域海洋霸權，勢必引起周邊國家的聯合對抗，並且擴大與美國的矛盾衝突。因此，大陸試圖以各項對外政策展現合作的紅利，同時也試圖提供其他國家發展所需條件，使其願意選擇合作，從而使印太國家建構不確定的戰略關係。

2. 有限敵意下的交往互動

2016年7月12日荷蘭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公布南海仲裁案報告，指大陸在南海「九段線」的主張不具合法性，菲律賓取得法理優勢，而仲裁案後舉行兩次東南亞國際會議，菲律賓均未提及大陸的南海行為。

³⁷ 顯見，菲國亦不願惹禍上身，再次得罪大陸。因此，多邊架構與雙方對談的拉鋸於歐美國家而言，企圖以具國際法律效力的多邊架構綑綁大陸，而對南海各國而言，雙方對談遠較多邊架構更能獲得實質利益，也可避免觸怒大陸升高緊張態勢。雙方皆有潛在的軍事敵意，但仍以總體發展為考量，設法降低衝突可能性，是有限敵意下的戰略競合。

3. 多方非零合的雙層賽局

印太戰略表面上國家本土安全、海權擴張與海軍發展、東亞海域秩序主導權易手，以及區域影響力等安全利益問題，但實際上卻為美國、大陸、印太國家及域外國家，在各別利益上的相對自主需求。大陸積極建構和平崛起的形象，強調全球治理、尊重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議題的參與，以及實行多邊主義，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與相對自主性，更能引起第三世界國家的共鳴與合作。然而，大陸既以和

37 林中斌，〈南海仲裁將成歷史腳註〉，《聯合新聞》，2015年9月14日，〈<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30/303045/web/>〉，檢索日期：2024年11月18日。

戰兩手策略與有限敵意下的戰略競合為操作手法，自然不可能真心協助發展中國家。而當前美國除了面對大陸在印太海域的海權擴張與海洋戰略的威脅之外，尚須應對英、法，甚至德國在印太海域的擴張性政治、軍事行動，而其所面臨的競合處境，將加速多極體系的形成，為印太海域投入更大的變數。因此，印太戰略的發展走向將成為影響印太地區區域整合的自變項與依變項，進而導致印太戰略的競合，成為複雜的多方非零和的雙層賽局（Dual-layer Games）。

（二）中國大陸在海權發展中的動態收益

各國皆有各自的相對自主需求，大陸因此而針對各自所需，運用海軍行動採取單點突破及分進合擊，以建構在海洋戰略、地緣戰略與全球戰略在海權發展中的動態收益，析論如後：

1. 海洋戰略收益

隨著國力快速發展，大陸海軍軍事現代化導致吸引印太地區的參與者，而參與者亦尋求新穎或數量更多的武器，間接助長區域的軍備競賽。³⁸ 基於海洋戰略所

需，目前大陸 3 艘航母使其提升遠洋作戰的部署能量，以確保在印太海域的軍事存在，與對地區事務快速介入的能力。其次，2008 年大陸開始對亞丁灣從事非戰爭軍事行動，特別是在打擊海盜項目，如今共艦在亞丁灣的戰略部署與量能早已超越打擊海盜所需，共軍卻仍派遣核動力潛艦前往該海域，顯然與打擊海盜並無直接關連。而大陸海軍在該區執行作戰任務，或一般非戰鬥任務的區域情報，已開始研究印度洋的水文、水下地形、海底電纜分布，這些情資不一定需要透過軍用艦艇蒐集，民用研究船、乃至於漁船，皆可取得一定程度的資訊。³⁹

2. 地緣戰略收益

大陸透過海洋戰略所達到的利益，也會直接衝擊強國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因為大陸與其他國家在海洋治理領域的合作或結盟，就有可能排擠該國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項目。2018 年 8 月大陸與東協國家於簽訂「南海行為準則草案」，顯然是欲藉南海行為準則草案，排擠非南海區域國家干預南海事務。再者，「美國因素」也

38 Yun Sun, "Fold, call, or raise? China's potential reactions to AUKUS," PACNET, NO. 50, October 26, 2021, pp. 1-2.

39 蔡馥宇譯，〈中共假反恐之名 積極擴軍印度洋（下）〉，《青年日報》，2020 年 8 月 13 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49381&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 年 10 月 16 日。

是大陸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交流的要素之一，特別是與美國結盟國家之間的合作，目的就是瓦解該國與美國的聯盟關係，⁴⁰顯見，大陸亟欲透過海洋戰略達成改變二戰以來，由美國所規制的國際秩序與地緣政治板塊。大陸對於印太國家欲透過海洋戰略，釋出表面的善意與紅利形塑本身友善條件，同時又能建構出新的國家安全戰略與政治迴旋空間，進而透過海軍執行各項任務，創造地緣戰略上更多的實惠收益，易言之，政治獲利、軍事安全、經貿發展與才是地緣政治互動的主軸。

3. 全球戰略收益

大陸近年以海軍推展海洋事務的綜合治理，與美國傳統的「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大相逕庭。特別是以分享水文情資、港口基礎建設、建構經濟走廊、海軍軍售與人道救援等各種措施，優待第三世界國家，拉攏渠等與之結盟，目前在巴基斯坦的瓜達爾（Gwadar）深水港與斯里蘭卡的可倫坡（Colombo）即為顯例。因此，大陸以經濟需求的利益為基底，使第三世界國家轉變其矛盾性，質疑

美國民主體制的優劣與適用性，進而達到全球戰略收益目的。對於印太國家而言，大陸釋出短期的政治經濟獲利並不等同於安全疑慮消解，因此，對於大陸倡議的海洋安全合作多有保留，亦在觀察階段。同時，大陸也要考量印太各國的相對自主需求，與釋出表面善意或降低有限敵意，才能尋求多方動態收益的平衡點，其實也就是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項領域，不斷尋求新平衡秩序的彈性磨合。

（三）中國大陸海洋戰略的實質意涵與發展趨勢

在既有的國際聯盟體系之下，各國的相對獨立性與「安全化」的相對自主需求，更能看清國際社會中的權力政治，而其背後所隱藏的實質意涵導致國家主體單元之間未來的發展趨勢，析論如下：

1. 印太區域的國際秩序不必然以美國為依歸

習近平一再表示不會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但並不表示大陸提供的是無條件援助與投資，習近平不斷告訴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應該「就各自的核心國家利益

40 宋吉峰譯，〈中共擴大海軍外交 恐衝擊美利益（下）〉，《青年日報》，2020年12月10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297182&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16日。

相互支持」。⁴¹ 因此，習近平的談話顯然就是強調，各國應著重於各自的相對自主需求，不必然以既有的國際秩序或領導為依歸。其次，北京深知其推展一帶一路與各項海洋協議若要有所成績，前提便是穩定的印太區域環境，所以對外的交往方式不太可能採取零合的衝突模式，從南海主權爭議與應處作為，便可窺知大陸無意採取武裝衝突的方式處理。相較於美國強勢與絕對收益的領導作為，各國更願於擺盪於兩強之間謀求自身最大利益，因此，印太區域的國際秩序不必然以美國為依歸。

2. 多方競合趨勢將會越來越複雜

首先，美國歷經 20 年的反恐戰爭之後，國力大幅消耗，且礙於國情軍力與社會期待，亦不願意繼續單憑美軍來捍衛印太海域及其盟邦的安全，美對澳的軍事技術移轉即為顯例，而這也是近年來美國不斷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預算提高到 GDP3% 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國認為強化北約本身的防衛，才是符合彼此本身收益的雙贏作法。然而，這卻與歐盟的期待有所落

差，更讓其他的美國盟友意識到，即使在自由民主的同盟內部，美國對待國家的方式也不同，甚至可能在盟友之間挑起隔閡。⁴²

第二，美國一再強調大陸的不公平貿易、操縱匯率、印太海域軍事擴張與以銳實力干涉各國內政等行為。然而，真正決定成效的關鍵即是印太國家參與配合的程度。印度的態度尤其重要，印度開始意識到以往的保持等距，不足以因應當前國際現勢，因此調整策略從「等距交往」到「平衡參與」，然而，印度為四方安全對話的支點，若傾向大陸，四方安全無異瓦解。而從印度推行印太戰略的政策趨向來看，印度著重於印度洋與麻六甲海峽的戰略部署等切身議題，對於自由航行與島礁所屬則顯保守。同時，印度自覺若在印太戰略中角色過於活躍，將會引起印「中」在軍事安全上的摩擦，增添變數。⁴³

第三，英國展現欲涉足印太的意圖引發日本共鳴，日本希望向美國陸戰隊學習，但兩者規模差距太大，反與英國皇家海軍

41 Steve Tsang and Olivia Cheung 著，李永悌譯，〈Uninterrupted Rise: China's Global Strategy According to Xi Jinping Thought〉，《國防譯粹》，第 48 卷，第 6 期，2021 年 6 月，頁 70。

42 Wang Fan, "What 「AUKUS」 Really Means," China and US Focus, October 7, 2021, 〈<https://www.chinausfocus.com/peace-security/what-aukus-really-means>〉，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8 日。

43 端木雲，〈印度如何因應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新頭殼網》，2018 年 11 月 30 日，〈<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11-30/174248>〉，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8 日。

陸戰隊相近，更具參考性，而英日主要分歧則在於對於大陸與俄國威脅的態度差異，英「中」關係因貿易縝密且而更加複雜，與俄國關係則因簽署「北方四島」和平協議而不願針鋒相對。⁴⁴ 第四，法國因在印太地區享有領土與駐軍，對於安全事務的關切程度較高。相對地，德國則與其他歐盟成員國相似，與印太地區的關係主要建立在經貿之上，這意味著未來歐盟印太政策的推動可能反映兩國的競合。⁴⁵ 顯見，在歐盟內部由於各自相對自主需求，不同亦有不同的理性抉擇作為。

第五，其他東協各國亦無意與大陸中止對話或是挑起大規模的衝突，所以現在美國與東協各國的合作關係，建立在區域的安全合作領域，美國以東協國家約束大陸未必能發揮功效，反而可能使得東協國家，因能源與經濟需求更傾向大陸。綜上所述，印太戰略直接影響印太地區的安全架構，各國關係有競爭也有合作，在該地區擁有戰略利益和自己的戰略行動。然而，真正危險和核心挑戰在於競合趨勢將會越來越複雜。

3. 國際秩序將朝向實力政治的方向發展

歐盟對於印太地區的各項架構協議，企圖將印太國家鑲嵌於其所建構的印太秩序之下，而印太國家多數缺乏軍事武力介入區域事務，且其共識決產生不易，又有執行成效不彰等問題，遂而導致各自必須與域外國家連結，方能鞏固海權與推行海洋戰略。印太區域的分歧很大，而且有著本質性的差異，印太多國曾為英法之殖民地，渠等國內政治菁英與政治文化多數傾向英法兩國，對外政策亦以英法為優先選擇。同時，英法兩國也必須在權力政治賽局之中進行適當的制衡，甚至歐洲國家參與印太海域的戰略行動也將會逐步增加，惟印澳關係缺乏深刻的理解與歷史連結，合作的密度與效益仍待觀察。再者，印度利用印太戰略企圖與「東進行動」無縫接軌，提升區域內影響力，逐步成為能夠與大陸抗衡的戰略對手。而其他印太國家深知，一旦選擇加入單一集團，無疑是主動放棄「選邊站」的戰略主動權，顯然並不符合當前國家的戰略利益，後續渠等在需求面的現實壓力如何抉擇與行動，即是後

44 李好譯，〈穩定日歐關係 助益美印太安全戰略（中）〉，《青年日報》，2021年2月17日，〈<https://www.ydn.com.tw/news/newsInsidePage?chapterID=1333684&type=forum>〉，檢索日期：2024年10月20日。

45 李俊毅，〈歐盟印太合作戰略決議對中意涵〉，《上報》，2021年5月2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SerialNo=111759〉，檢索日期：2024年11月23日。

續觀察重點。

綜上所述，國家內部治理職能不佳，以及外部威脅處置不當，常常升高對外政策的衝突可能，只追求單方面的最大利益，而忽視他國的相對收益，從而造彼此在敵意與善意的各自解讀，也因此而導致國際社會更加朝向實力政治的方向發展，為印太海域埋下更多不穩定的變數。

五、結語

從以往霸權崛起的角度來看，大國的生存發展與戰略利益皆是環繞海洋而形塑霸權，正如戰略學家馬漢曾提出「誰控制住海洋，誰就統治了世界」。在大國之間的海洋戰略博弈，以高階觀照的視角來檢視國家之間戰略競合會比較周延，其中，大陸近年海權發展與海軍實力不斷增長，透過各種方式在印太海域不斷改變既有的區域規則，與挑戰二戰以來以美利堅治世的國際秩序，此舉亦造成周邊國家的地緣憂慮，適逢歐美先進國家的戰略重心移轉需求，在印太海域更添詭譎複雜的戰略態勢。

當前大陸海洋戰略態勢與海軍軍力整備不斷發展，印太海域的集體防禦不能只靠美日印澳四個國家，而是必須深刻瞭解大陸海洋戰略造成的威脅，解構其對外行動

的戰略意圖，並建構印太安全的多邊合作機制，周延安全防衛網，藉以遏止大陸顯性與隱性的對外擴張。隨著大陸海軍在印太海域的戰場經營越來越完備，我國的國防壓力只會愈來愈大，常態性襲擾只會越趨頻繁與複雜。我國與大陸的關係雖然可能「競大於合」，但仍舊難以迴避「競中需合」現實。因此，我國在印太戰略的大局中不應該只是大國的戰略扈從，而應是極力成為臺海與印太區域和平的守護者，更應基於本身相對自主需求立場，接連國家生存發展之願望動機，從而創造出國家防衛實質的行動報酬，成為印太海域戰略競合的主動者，積極尋求海洋利益與海軍戰略發展的各種可能，建構海洋戰略的主動權與主導權，如此方能逐步化解嚴峻的海軍危機與潛在軍事威脅，進而維護國家安全與百姓安全福祉。 